



## 制艺之道

### The way of Art

斯然刘畅 Si ranchangchang

今年的梅雨似乎从江南移到了北京，最近每晚入夜的雨水总让我以为回家了。意外的熟悉感仿佛在提示，这里就是又一方故乡，新的心灵基地正在形成。的确，大学是每一个毕业生的青春故土，精神家园。而毕业展就是美院的孩子再一次走出家门、踏上人生与艺术千里行的起点。中央美术学院的“千里之行”毕业生优秀作品展，今年是第四次举办，这个新的传统已经成为记录起点的年鉴。

无论学院如何划分、专业如何命名，这里的学生真正在做的，都是艺术。即使他们的构思是为非常具体的实用目标服务，所谓设计的价值所在，仍然是来自艺术的关怀和匠心。艺术需要想和做，好作品总是主题和语言的巧妙综合；然而有人更善于发现有分量的主题，有人更善于发掘有意思的语言，相对成熟的毕业创作则已经能够体现恰如其分的平衡。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制艺之道，发乎心手。

#### 试探：艺术语言的寓言

如果严格按照字面的意思，威亚红的油画系列《吾栖之肤》算得上真正的心手合一。八件独幅人体油画，排成天主教堂式的空间布局：水平面的十字形和垂直面的三联状，前者让人联想到欧洲大师的天顶画，后者更直观地接近祭坛画。但是，每一幅的外轮廓又是非传统的椭圆形。其中七件男人体形态相似：动作使满幅的人体处在扭曲纠结的极限状态，肌肉紧绷、血脉喷张，但他们是静态的——不仅仅因为是被画成了静态，而是的本意就是让人在极限动作中暂时静止。这些充满张力的身体，定格在如此大尺幅的特写之中，形成巨大的视觉冲击，瞬间震动观者胸中同样是肉做的那一颗心。

然而一旦细看作品的手法，强烈的探索感则响了观者脑中的思考之门。从近乎照相写实的细腻刻画，到神似大写意的虚化处理，居然过渡得如此自然，构成并无内在冲突感的整体形象，而且留白的画布就是单纯的身体直接落脚的背景——可见作者对各种绘画造型语言的熟悉程度和控制能力非同小可，体现出她对自己专业的分析和理解；结合人体这一油画经典主题作为呈现平台，作品的主题又远远不是停留在语言游戏的层面，而是触向那些关于人之为人的根本问题。位于十字架顶端的唯一一幅女人体，明显比男人体画得更加厚实，也没有那么丰富的语言变幻；由于人体动态的松弛，画面色调也不是另外七幅那样鲜肉般的红艳。两性的区别由位置、动态和数量共同体现，获得了由厚度而动态的对比感。这种视觉感受竟与受到机体和文化共同作用的性别差异之现实具有一致的结构关系，这是一则视觉艺术对生存现实的寓言。更重要的是，寓言的内容不是以传统绘画中语言的和谐一致来传达，而是以利用不同语言间的矛盾冲突来构成新的表达：这是由寓言内容——即作品主题所蕴含的思考——的转变决定的。这很像是运用无调性的音程关系，谱写出合调性的音乐无法表述或选

择性回避的真实生存经验。对于包含了笔法、色彩关系、构图等造型手段，以及展览空间关系的整体艺术语言来说，这种建立新语法的试探，则可以称为语言之可能性的寓言。

相对于威亚红寓言的现实主题，同为硕士的刘小庸创作的《永无乡》就是以幻想为主题，作者自己将其表述为“杜撰的童年”。这件作品由几十件大小不等的圆形画面组成，都是近似插画风格的幻想图画，有明确的叙事感。其中一部分加装了半球形透视面板，造成鱼眼效果，从独幅绘画来看，给超越现实的童话世界叠加一层变形，仿佛变成了看得见的梦境。球面的反光赋予色彩单纯而鲜艳的画面以神秘感，像基斯洛夫斯基电影《维罗妮卡的双重生命》中，女主人公透过透明弹力球看见的风景，看不真切却又那么地吸引人。还有一幅“动画”，其实是用原画制作的视频，在展览现场用投影机在一个空白的圆形画布上放映。

虽然绘画的手法是装饰性、平面感的，作者却巧妙利用光影和动静态的对比来丰富作品整体的时空感，营造出一个具有虚拟的四维可感性的“永无乡”。与威亚红相仿，刘小庸也将作品的展示环境纳入格局的经营，以观者的感官接受为出发点，突破了表达幻想题材的传统造型语言，借讲述成人心中的童话为名，暗中构建了另一个艺术语言的寓言。

退后几步，不经意间会突然发现，这件作品的圆形画框看似不规则地挂在墙上，其实像极了一口气吹出的泡泡：飞在前面的比较大，后面的比较小，但是更多。看来，越来越多的组合作品正在提示：相比于独幅画面所能承载的图像意义，艺术家们意识到，一系列相关图像可以构成无限的空间形态，可以引发丰富得多又相对更为开放的视觉感受。在这一点上，效果突出的还有刘飞飞的《盛世末日——城市问题的解读》。每一幅画面都是有限的，用黑白的平面化语言叙述一个事故或一种状态，然而所有画面被拉索穿起牵引、斜挂在展厅越层处近十米的挑高空间中，突然就变成了另一回事：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碎片，而是一场全体的运动，谁都无法逃脱，也不可能独立决定自己的去向，但是宏观的运动却是由每一个细部的骚动和选择决定的。图像实实在在地模拟出了洪流或风的形态——观看这样的作品，也需要观者调整思路，注意到作品整体的寓言性远远大于局部。

前几件作品都突破了传统的绘画形态，比如体量较大、采用非矩形构图、把展示空间也作为用来创作的一个因素，难道绘画就必须走上这条惊心动魄的路吗？未必，版画系本科毕业生李雨祗的《梦十日》就是一套轻松简单的“小”作



品。乍一看，不过就是一套五十幅16开大小的黑白木刻版画，画面疏朗，线刻造型也没有什么复杂的细节；再对照标题，这无非就是一个小姑娘自语的白日梦嘛。但是，如果你注意到与印好的画面挂在一起展出的木刻原板，就会立刻明白，需要停下来好好想一想。这些木板每一块都很小，只包含一个形象，比如一棵树、一头熊、一座房子，但它是独立的——像活字印刷一样，这些形象可以被作者任意组合、反复使用，构成各种各样的综合画面。尽管这个思路一点都不难，实现所需要的技术也非常基本，却包涵了极大的寓意。活字印刷虽然解放了印刷术，但因为印刷工人不是文字作品的创作者，他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组合字模来进行写作的试验；不过，用同样形式的方法，却可以使想要相同主题不断复现或变奏的版画艺术家获得自由。

重新细看这组版画，就会发现，在看似随意盖图章似的的画面之间，存在微妙的呼应。单从形式上说，这有点赋格的感觉，鳞次比川流不息；但形式就是内容，生活难道不是和梦境一样，反反复复总是出现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情境？只是每次复现可能略有不同，而旧元素的新组合常常出其不意

#1-2 缠 综合材料 陈霄翾  
#3 吾栖之肤 综合材料 威亚红  
#4 永无乡 综合材料 刘小庸

地突然出现，比如一朵落雨的云，每一滴雨水却是一颗眼睛。说到底，艺术不就是生活的寓言吗？而寓言是一种综合的修辞，它的基本因素就是艺术语言。当艺术作品开始试着诉说其语言自身的寓言，说明艺术的主题和手法都在悄悄改变了。

所有的语言都是寓言。

### 反观：那些被刻意忽略的事实

为什么艺术会改变？

因为现实一直在变。佛语：“境由心生。”观念、视角、价值观的改变，是物质现实发生改变的必要前提。有一些毕业生，就对心的改变格外敏感，并且以他们同样灵敏的手，创造出充满启迪意味的艺术。首饰专业的吴冕，以平等视角去看首饰的工业化生产过程中筛选标准件与残次品的流程。虽然作者开发新创作的起点是传统意义上“作废”的那些非标准件的形态，但也并没有否定标准件，而是把它同样理解成生产工艺造就的“一次意外”。在经历两轮“废件”制造后，吴冕将最后得到的随机结果制模铸造，顺应其独一无二的形态，设计出佩戴性首饰，如胸针、肩饰和项圈。一开始我注意到这件作品，是因为它的结果真的非常美，是一种精神力量充沛的活物的美；当了解了制作思路和过程后，我旁若无人地脱口而出：“这不是找到了机器中的人性么？”好的艺术是充满启发的，可以让观者瞬间成为诗人。

如果说，现代主义的一个基本观念（并且它已经获得了普遍认同）是，认为机器是反人性的，那么吴冕的艺术就是反过来看待这个成见：当机器违反了机器的正确性时，它就是人性的。人性不是生来完美，而是意外造就的独特。每一个人都是意外的结果，都具有独特的价值。如果能抛开歧视的成见，以更开放也是更平等的视角来看待个体差异，每个人都有可能成就自我。那么，这件作品实际上的主题，应该是尊重。

既然说到了机器和工业生产，不妨就此继续联想。技术和工具的巨大改变，拓展甚至几乎颠覆了“手”的定义。举例来说，在今天的影像制作技术中，历史最长的摄影已经可算是最朴素的一种了；不过正是从它开始，人的手艺极大地失效了，却也获得了更大的自由。摄影专业的高荣国，就借助相机，捕捉到极富人文主义气息的人物肖像。他的作品《李》系列，是十二对年长的同性双胞胎兄弟或姐妹的侧面胸像照片。无论前景人物的姿态，还是使用外景作为背景的方式，以及人物形象那古典素描般清晰的轮廓线、经微喷输出强化了坦培拉般细腻的肌理效果，都让人很容易想起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肖像画。不同的是，第一，高荣国的手法是摄影不是绘画；第二，他的创作主题不是人文主义者所追寻的人之共性，而是在外表最为肖似的人群中，寻找个体差异。由于性格、能力、机遇和种种偶然遭遇的差别，孪生的两个人，在过完自己的大半生之后，也几乎没有一眼便能看出的相似之处了——最极端的一组对比是，双生的兄弟中，有一位已经躺在了坟头下。即使拥有极接近的基因，他们的人生还是属于各自，这一点在求同的文化氛围中长期受到选择性忽视。作者敏锐地看到这个问题，并以精确控制相机及图像输出技术的人工技艺，反用了忽视这一事实的典型艺术形态，不得不说这组作品是相当高明而富于启示性的。这组照片尺幅很小，却含有强大的内在力量，能够抓住观者，一同陷入反思。

同样使用影像手段来创作的另一件作品《缠》，也是用诉诸视觉的艺术形式，来反思流行价值观中包含的危害。这种危害是以“正常”、“美丽”、“性感”、“成功”等名义，否定身体的自然形态、摧残身体自在的尊严，进而摧残心灵的自尊。作者陈霄翻走访了几位健在的缠足女性，以正统肖像画的构图方式，端正地拍摄了这些老太太的脸庞和残疾的双脚，体现出对她们人格的尊重。作者还以视频的形式拍摄了她们的自述，画面中，

年迈的老人慢慢解开裹脚布，费力弯下腰用手轻轻地洗着脚。虽然脚的特写照片与脸部照片一样大，但是作者用白纱布缠在脚的照片上，可能是试图象征性地抚慰那恐怖的人为毁伤、减轻畸形的人体可能给观者带来的不适，并且维护这些老人的尊严——不要让私人创伤毫无遮拦地呈现在所有人眼前。在流行缠足的时代，大部分人不敢也意识不到这是一种邪恶的行为，也就是说，它的邪恶是被当时流行的价值观念刻意隐藏起来的。现在，大部分人应该不会再看缠足的恶，然而却不一定能看清现在流行的邪恶行为，比如，简直完全等同于缠足的那些破坏健康人身体形态的整形手术。作者写道：“今天的我们看她们，我们的后代看我们；我们终将会成为历史，我们也终将会被人仔细看。”这种反观主流现象的精神和能力是值得敬佩的，也是它们促成了这些艺术作品的美学意义。

### 畅想：现在的未来

善于反观现实的艺术不一定悲观，但愿意畅想未来的艺术家常常是乐观的。刘禹的《通用美工刀设计——寻找左右手的平衡》，就具有一定的超前意识。现在产品设计行业的主流趋势，仍然是以多数人而不是所有人作为对象，按照他们的需求和自身特点来设计产品。但是，制造业和商业再注重经济效益，也应当是以人为本而不能以钱为本；尤其在各种反歧视思想获得越来越多人认同的现在，必须也为少数者设计，是未来的大势所趋。最具有未来性的是，刘禹的匠心是寻找兼顾多数与少数需求的通用形态，这种思路一举解决了少数与多数的矛盾，不仅节约了专门针对少数者的研发成本，还通过扩展消费人群降低了整体的研发成本。

如果说一把美工刀是一个小设计，建筑专业的毕业生处理的就都是大项目了。光远的《“城市孤岛”未来如何更新？》便很有趣，正因为这个项目是针对北京目前特定的一块基地而做，才显出具体的未来感。光远的工作室课题是“北京制造”，要求是寻找感兴趣的都市问题与出发点。他找到了东郊市场、深沟村一带的一片老城区，这块土地在当下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几乎被丢弃，成为新兴都市圈内的一个孤岛。其实，这种孤岛在我国大城市中属于非常典型的阶段性现象，而这位建筑师提出的解决“出发点”则非常具有可参考性。他提出“城市触媒”的概念作为设计主题，整个触媒分为功能、绿化和交通三类空间，有机地连通新城区与孤岛，同时传输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种信息和资源。这完全突破了传统的“交通先行”或任一经济因素单独先行发展的城市规划思路。在他的方案图

和模型中，可以看到几何级数提高的传输效率；这是一个现在时态的虚拟未来，仿佛已经触手可及。为什么他的设计思路能够如此显著地超越传统思路？因为他是美院的毕业生，首先是艺术的孩子，是个艺术家。这样的建筑师会很自觉地以人的需求为出发点，而不是机械地考虑某一种因素的短期发展需求。城市，其实是个文化意义上的有机体，它就像人一样，不可以简单地使用数学逻辑进行分析；因为，构成一个城市的因素太多，每一项相对于其他项都是变量，变量太多的情况下，逻辑运算是无法结束的，也就是说，永远无解。对待有机体，只有应用近似培养的方式，才能获得良性的结果；而且，其中生长出来的东西常常是意外的，无法确切预估。而这，就是包括艺术在内的所有人文学科存在的意义。

像建筑师一样需要用到各种绘图软件的设计师明，则发现软件代表的虚拟世界正在以它的规则悄悄影响作为使用主体的人，换言之，人的主体性在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边缘处，已经不再是确切坚实的，而是开始变得柔软模糊。她用手制作了一个完全模仿绘图软件Illustrator视窗界面的工作台，包括所有的常用菜单、文件夹、工具选项，她都一一做出具有实际功能的“真实版”。然后，她自己在这个工作台上，以软件设定好的操作路径和绘图方式，完成了一幅图稿。她以静态图片的形式拍摄记录下这一过程，并制作成定格动画《逆袭——Illustrator0.0.0》。她对“逆袭”的解释是：“将虚拟世界的逻辑规则用进现实世界，扭曲事实，偷换概念，使现实世界的构造方式发生改变，最终达到占领现实，重塑现实的目的。”这不是关于人工智能反攻人类的科幻故事，她指的是，人作为能动的主体，有意识地逆向应用从虚拟世界学来的规则，从而改变现实世界。在她的艺术中，人没有失掉主体性；在艺术家对未来的畅想中，作为手之延伸的高级形态，人工智能不会生成新的主体性，威胁到一直在决定着“手”的人心。相比于科学家，艺术家还真是十足的乐天派。

刚刚过去的6月23日，是计算机与人工智能之父艾伦·图灵的百年诞辰。目前还没有人敢断言，人工智能究竟会对人产生怎样的影响，纯逻辑的路依然无解。然而现实中，人类并未发生心灵枯竭的危机，人的创造力和感知力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在不断生长。是谁在源源不断地赋予心灵以生机？如果这不是上帝而是一种人，那只能是艺术家。

为什么？

因为艺术家是养心的人。



1 #1-2 盛世末日——城市问题的解读 综合材料 刘飞飞